天津《大公报》上林徽音的一场“直播”

郝 岚

我和J寻了个合适的机缘,“附庸风雅”地沿着营造学社的轨迹,一路驱车奔朔州。这个小城当年是宋、辽、金反复争夺的“燕云十六州”之一,从五代至辽金出了不少名人故事。专门来此拜谒传说中的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是因为应县木塔存在了近千年,而百年来受到关注也与天津多少有点关系。除去它与蓟州独乐寺并称,是不多的辽代木结构建筑外,还因1933年10月7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一篇署名“林徽音”的文章,其内容主要是摘录了梁思成从应县给她的“前线”汇报。这时候的“女神”还用着父亲根据《诗经》中“大姒嗣徽章”一句取的名字,为了避别人的重名自己改了“徽因”是在1935年之后的事。那种现场感,类似我们今天新媒体的“直播”——“在这整个民族和他的文化,均在挣扎着他们垂危的运命的时候……有几个死心眼的建筑师,放弃了他们盖洋房的好机会,卷了铺盖到各处测绘几百年前他们同行中的先进,用他们当时的一切聪明技艺,所盖惊人的伟大建筑物,在我投稿时候正在山西应县辽代的八角五层木塔前边”,这是林徽音的“直播”开场白。

这一年秋天,梁、林一批营造学社成员雁北古建筑考察结束大同之行,身为“民国女神”的林徽音也免不了“为母之责”,要回北平照顾刚满一周岁的儿子梁从诫,就没有随队伍前行。她的夫君梁思成及其同道一行继续去了朔州,探访了应县木塔。梁几乎每日一信,林摘选了有代表性的部分四则,登在了当时沈从文实际主编开办不足一个月的副刊上。

其实林徽音的潜台词是沉重的,因为这一年日军入承德、占热河,北平故宫的文物两千多箱在民众的反对声中南撤,而且日本学者如伊东忠太、关野贞已经早于我们考察搜罗中国的古建筑和文物线索。所以林徽音要在民族危亡的语境中,将读者带入一个抢救性考察的古文化命题,她说:“中国建筑的演变史在今日还是个灯谜”,未来的建筑史如同侦探小说,需要线索,“现在唐代木构在国内还没找到一个,而宋代所刊营造法式又还有困难不能完全解释的地方,这距唐不久,离宋全盛时代还早的辽代,居然遗留给我们一些顶呱呱的木塔,高阁,佛殿,经藏,帮我们抓住前后许多重要的关键”。这就是应县木塔的价值,梁的信里兴奋地汇报说:“塔共有五层,但是下层有副阶(注:重檐建筑之次要一层,宋式谓之副阶),上四层每层有平坐……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

“主播”林徽音女史虽是建筑学教授,但文笔了得。她生动描绘了梁思成在此之前“早晨洗脸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对木塔心心念念的“痴情”。我最叹的细节是说他为了得到一张木塔照片,干脆冒险写封信“探投山西应县最高等照相馆”,结果果然弄到一张应县木塔的相片。梁思成真到了应县,除了测塔“还到××斋看了托我买信笺的那位先生。他因生意萧条,现在只修理钟表而不照相了”……我后来考证过,《大公报》上林徽音隐去的照相馆名号,其实是应县白云斋照相馆。

我和J的旅程路况比梁思成当年要好得多,但是应县木塔按照手机地图导航显示着就在眼前的,却迟迟不见,J说:“在哪儿了?木塔不应该很高,很容易看见吗?别是错了?”我也嘀咕呢,开车走着看吧。我们的汽车在三伏天午后的烈日里转个弯,绕过眼前路旁不算茂盛的树冠,在一条簇新亮闪的仿古街后面,果然有个素朴古旧又厚重的木塔顶部,斜斜地露出一截,毫不起眼儿。我心想梁不是说“离县二十里已见塔,由夕阳返照中见其闪烁”吗?估计那时候周围建筑少、树少。梁的信里说:“应县是一个小小的城,是一个产盐区,在地下掘下不深就有咸水,可以煮盐,所以是个没有树的地方,在塔上看全城,只数到十四棵不很高的树!”今天不一样了,植被稍微多点,关键是门口建了仿古街。不过梁先生说“佛宫寺塔,绝对的Overwhelming(震撼),好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倒是真的。

我和J傻傻站在塔外好久,被震撼地说不出话。从不愿意照相的J竟然主动要求我给他和木塔合张影。我也感慨梁写给林的体悟:“那一刹那人生稀有的由审美本能所触发的锐感。尤其是同几个兴趣同样的人在同一个时候浸在那锐感里边。”也许这审美的狂喜J还不懂。我告诉他这地方梁思成来的时候带了个小助手叫莫宗江,两个人飞檐走壁几天完成了测绘。“莫当年17岁,就已经是梁先生的助手,只比你现在大两岁,后来也成了清华著名的教授。可见有些学问不是图书馆里读出的,是现场、古物、实践里‘熏染’出来的!”J没有反应,因为他正在手机里百度木塔的信息。

塔早就不能登上去了,我们只在一层反复细致转了几圈,一层的释迦大佛结跏趺坐的确震撼,但是J似乎更关心战争在木构上留下的弹孔,束腰莲花宝座下面那神态栩栩如生的八个托举力士。而我只是站在一层有限的空间内,就感受到传说中塔上开过“万人大会”一定所言不虚,关键是佛塔这种恢宏建筑更多带有一种“道”成的物化感,它的核心不仅仅是物质性和实用性的,建造和朝觐的古人不可避免都带着强烈的宗教性,这是当代观光游客常常缺乏的。

文物需要身在其中去感受浸染,去发现旅游手册信息之外的细节,属于自己的“静谧之光”或“莞尔一笑”。这一点J很同意,并且开心,特别是我说了以下这个“八卦”之后。

话说林徽音在天津报纸上的这次“应县木塔直击现场”直播登在《大公报·文艺副刊》,这是当年京派文人的“后院”。文人们在北平每日打头碰脸、寒暄客套,在津门的报纸上就稍微放得开一点。所以当日同一版上,梁林这边厢夫妻档抢救性考察介绍辽代木塔,毗邻的一篇就是冰心女士连载著名的《我们太太的客厅》,正写到诗人夸赞“我们太太”的画,“你的笔意越来越秀逸了!”哲学家金先生劝太太不要太能干、太要强,博学的太太说:“你看的是叔本华的妇女论呀,又开始骂女人了!”后人似乎天然都知道,林徽音与梁思成在北平东城区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寓所,由于经常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就被编排为了“太太的客厅”,这真是名媛斗智。据说冰心辩称有诗人有画家,那太太其实是陆小曼。但是金先生太明显了,明摆着是后来单身一辈子的金岳霖,再说谁不知道徐志摩也的确是林徽音的“蓝颜知己”?传说林徽音后来托人给冰心送了一坛老醋,寓意不言而喻,说不定就是这次山西之行买的土特产!

一部充满『心事』的双向『成长小说』

——读肖复兴《春雪》

赵振杰

2015年以来,肖复兴相继出版了《红脸儿》《合欢》《兄弟俩》三部长篇儿童小说,受到业界和读者的关注与好评,有评论家将这三部作品统称为肖复兴的“童年三部曲”。就在大家认为《兄弟俩》可能是其儿童文学创作的收官之作时,新作《春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年6月版)不期而至。作为肖复兴儿童文学作品的忠实拥趸,笔者对其笔耕不辍、老而弥坚的文学精神与创作热情心生敬意。

《春雪》讲述的依旧是发生在老北京大杂院里的儿童成长故事,但与“童年三部曲”不同的是,这次作者不仅将笔墨集中在“父与子”的矛盾冲突上,同时还以“儿子帮爸爸戒掉酒瘾”为故事线索,巧妙地实现了父子双方的角色互换,进而完成了作者在创作实践上从“前喻文化”向“后喻文化”的自觉转变。

正是作者有这种明确的“后喻文化”理念,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双向“成长性”。乖巧懂事的男孩三江有个嗜酒如命的爸爸。妈妈多次规劝无果后,一气之下回了娘家。面对即将支离破碎的家庭,小小年纪的三江没有选择逃避现实,而是下定决心要凭一己之力帮爸爸彻底摆脱那如影随形的酒瘾。在与爸爸一次次斗智斗勇的曲折过程中,三江逐渐由温室里的花朵蜕变为坚强的小男子汉。而三江爸也并不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扁平人物”,他的内心深处埋藏一段不堪回首的辛酸史。生活的艰辛,理想的幻灭,父亲的病与死,妻子的户籍与工作,等等。这些来自成人世界的重重压力与负担致使其无可奈何地用酒精麻醉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儿子的监督下艰难戒酒的过程,也是三江爸走出心理阴霾,直面人生缺憾的“再成长”过程。作者通过父子之间身份的戏剧性互调,使得两位主人公在这场从摩擦不断到相互理解的温情故事中,共同拥有了清晰可见且令人信服的人物弧光。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人物弧光不是(抑或说不仅仅是)通过一个个“故事”而是通过一段段“心事”来予以呈现的。从整体叙事结构上看,《春雪》并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小说的起承转合看似由三江爸反复无常的酒瘾推动,实际上藏于每个人物潜意识中的那些浓得化不开的“心事”,才是其内在的核心驱动力。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春雪》中的各色人等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山村的夜太静了,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只有远处山楂林里偶尔传来不知是什么鸟的清脆鸣叫声。有点儿忧郁,听了让人想落泪。四个人的心里都在翻江倒海,翻腾着各自的心事。”“山区的夏夜那么宁静,却又翻腾着这么多心事,像这夜空中的星星密密麻麻的,每一颗星星都有自己的心事,只是相互望着,不说一句话罢了。要是都说出来,这夜空得开了锅,沸腾着能冒热气。”而这些“心事”又往往因与人物的“记忆”或“梦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三江为妈妈默默许下的承诺;是三江爸挥之不去的痛苦往事;是建国叔与明秋妈心照不宣的秘密;是夏爷爷和夏奶奶见到明秋时内心的五味杂陈……这些欲言又止的“心事”,往往带有很强的私密性,致使人物时常处于欣喜与落寞相交织的复杂心境或心绪之中。当得知爸爸酗酒的真正原因后,三江似乎对爸爸多了几分理解与同情,与此同时也对纷繁复杂的成人世界更加琢磨不透。作者巧妙采用儿童特定的限知视角来勾勒三江此时的微妙心情:“大人的心事不愿意说出来,有时候很难猜。幸亏有了酒,要不然爸爸还是不会把心事说出来,憋在心里不更难受?”“大人的心思就是和小孩子不一样,他们总是把一些事情,尤其是过去的旧事,像用过的一个旧竹帘子,卷起来,藏起来,不愿意对小孩子说。”正是在孩童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中,故事的神秘面纱被层层剥开,而三江爸的人物形象也由此逐渐丰满、立体起来。

肖复兴在小说《后记》中坦言:“照本宣科地讲述一个生活中常常会出现的父子之间矛盾与斗法的故事,没有多大意思。在故事之外,还有一层迷人的东西,亦即雨果所比喻的‘比天平更高级的还有七弦琴’。我更关心的是如何找到这样的七弦琴,哪怕一点点也好。”显然,这把“七弦琴”就埋藏在人物的重重“心事”之中。“心事”与“故事”不同,“故事”指向外部世界,而“心事”则诉诸人物内心。如果前者对应的艺术形式是逻辑影像的话,那么后者则更像是一幅幅杂乱的素描:相对于影像,素描并不在意事物的整体、逻辑、理性、因果律及其意义,它所关切的是那些诉诸人主观感受的东西,诸如语调、感情、情绪、气息、氛围、味道、节奏、音韵,等等。由此可见,《春雪》所描述的对象并非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同时是无数个人,无数件事。也就是说,作者所要表现的,并非单一平面上的事物,而是以复数形式呈现的更多事物,这些事物储存在人物的记忆深处,沉睡、发酵、生长,一件事涉及另一件事,一个人牵涉出另一个人,像水面荡开的波纹,又像花朵编织的花环。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春雪》是一本讲述父与子亲情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品,毋宁说它是一部充满“心事”的双向“成长小说”。

天津工业史话(十六)

近代天津的油漆工业

王 敏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树脂大漆作为成膜物质涂料的国家,但工业化的油漆涂料产业却滞后于欧美百余年。20世纪初期,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天津近代民族工商业得到快速发展,工矿及轻化工业得到发展壮大,油漆化工业应运而生。

1916年,安徽督军倪嗣冲投资40万元在天津创办的大成油漆厂(中国油漆颜料公司前身),是天津历史上第一家新式油漆工厂,也是中国的第二家油漆厂。1921年,冯国璋之子冯家遇与陈菽良、孙润甫在天津宙纬路投资5000元共同创办东方油漆厂。1926年,杨锦魁在天津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的老西开创建保华油漆厂。1929年,陈调甫投资2万元在天津小王庄旱桥开设永明油漆厂。此外,光华、兴业等油漆厂纷纷成立。自此,近代天津油漆涂料行业格局基本形成。

为赶上国际化学油漆制品的先进水平,与洋漆一争高低,天津近代新式油漆厂在生产技术方面注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倡导科研与实践并重,走技术创新之路。中国油漆颜料公司主要生产设备“磨漆部分有三辗磨五架,其中两架为德国出品,平石磨十架,亦有两架为德货;机械方面,有齿轮打石机器一、四轮打粉机一、直立式粉筛一,双滚碾二,水磨一,球磨三,均为德国制”。永明油漆厂的一些重要生产设备则多是从美国进口。各大油漆厂的生产工艺均参照国际标准,并选聘技艺精湛的技师,以确保产品质量。东方油漆厂有“工大毕业生充顾问”。中国油漆颜料公司聘有德国技师和国内技师,该公司工程师周南荪“为工化专家,对于油漆配炼、颜料制造……均能应付裕如”。永明油漆厂“高薪聘请北京、天津等地区名牌大学化学工业专业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其创始人陈调甫本人亦是科班出身的化工专家。无论来自国内国外,他们均具备深厚的化工学科背景或多年从业经历,“对各国涂料工业的产品、性能有相当全面的了解”。部分油漆厂还自建实验室,自主研发新产品。如中国油漆颜料公司“对中外油漆,均购备研究,用化学方法分析,舍短取长,故出品实较舶来品价廉而物美”。永明油漆厂下设“炼油、研磨、颜料、试验四部分”,“试验部分为分析原料,检定成品,研究改进等用”。该厂创建了中国涂料工业的第一个名牌产品——“永明漆”。此后,永明油漆厂又相继自主研发推出经过改良的硝酸纤维漆和醇酸树脂漆——“三宝漆”,由此一跃成为行业翘楚,天津造油漆制品也因此蜚声国内外。

沽上丛话

天津近代新式油漆厂不仅在生产技术上下功夫、在产品质量上求发展,还“多已采用近代之经营方法”,在品牌塑造、打造产品多样化、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和产品对外宣传等方面均颇有建树,行业整体日渐发达。据《天津油漆工业调查》,1935年天津本地生产的油漆制品已多达十余种,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油漆品种。产品除自设“发行处销售”外,也有“由各地或本市五金行及颜料店代售”和“只应做订货”等其他销售方式。为了提升品牌知名度,促进销售,各油漆厂家纷纷加大广告宣传力度。中国油漆颜料公司经常在《大公报》《益世报》等各大报刊上刊登专业油漆广告,“美观、耐久、不粘、价廉”的飞龙牌油漆由此渐入人心。永明油漆厂除刊登报刊广告外,还推出产品免费试用、展示涂饰实物“样板”和举办喷漆展览大会等方式,将产品广而告之。当时国内一些重要的大型展会如国货展览大会、工业观摩会和铁道部第三届全国铁路沿线出产货品展览会等也多次展出东方油漆厂、永明油漆厂和中国油漆颜料公司等天津厂家的油漆制品,天津造油漆制品一时名声大噪。

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天津油漆工业日益发达。本土油漆厂家的生产量和营业额逐年增长,天津造油漆制品已经占据天津市场绝大多数份额,“舶来品及外埠货销路日减,大有渐将绝迹于当地市场之趋势”。本地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声誉不断提升。如当时天津最大的油漆生产企业——中国油漆颜料公司,1935年总资本已高达50万元,并且“除天津总工厂而外,在上海并立有分厂,于天津、北平、南京各有发行处”。永明油漆厂则凭借自主创新和名牌优势成为享誉全国的知名企业,产品畅销全国。1937年,天津油漆颜料业同业公会成员数量也由1930年建立之初的寥寥数家迅速发展至62家,行业组织规模得到进一步壮大。至此,以中国油漆颜料公司和永明油漆厂为代表的天津油漆工业快速占据了全国领先地位,形成中国近代油漆涂料工业“南上海、北天津”的发展格局。

天津是一个传统的工业城市,天津工业高质量的发展是实现国家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如何实现天津工业的转型和复兴,回首天津油漆工业曾经的辉煌与历史贡献我们可以发现:

一是工业发展要自强。天津近代油漆涂料产业的发展格局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天津在全国经济地位的写照,自强不息是天津工业发展的生命力。经济要强,产业必须自强,依靠对本土产业的政策支持、依靠本土产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依靠中国巨大的市场,天津的工业必将获得更好的发展。

二是工业发展要创新。事实证明,近代天津油漆涂料行业发展壮大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源于技术的本土化创新改造。

三是要重视民营经济。民族资本在近代天津油漆涂料产业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主导作用,说明了“民营经济是微观经济的活力和后劲所在。”大力扶持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实现天津构建现代工业产业体系的目标。

满庭芳 第五〇七一期

20 律师楼

天生是配角

律师文化纵横谈

杨仲凯

作家出版社

“律师楼”指的不是高楼大厦的楼,而是指办事服务机构。现代意义的律师制度起源于西方,律师服务机构在英语里一般是用“law office”来表述。“office”的意思是办公室,律师楼就是律师的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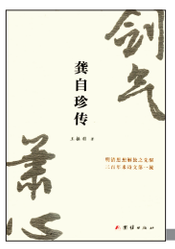
上个世纪50年代时的称谓是叫“法律顾问处”,到70年代末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也还是这样叫。那个时代的律师身份就是公职人员,律师履行职务没有商业色彩,就是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后来律师行业不断地改革和发展,90年代初期,深圳地区最先出现了“律师事务所”的叫法。律师事务所的含义比“office”更丰富一些,因为“事务所”同时含有办事机构和办公场所的含义。后来,全国的法律顾问处都改叫律师事务所了,名称的改变和实质的改革正好契合,却也不是偶然的,是大势所趋。

民国时代的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场所有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办公场所和家庭生活场所一体化,也是因为规模普遍不大,那时候的绝大多数律师事务所都是在家里办公。一般楼下是律师的办公场所,楼上就是律师的住处,这样上下班太方便了。那时候没有写字楼的概念,但是高档宾馆是有的,稍微大些的律师事务所也有租用高级宾馆当办公室对外营业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法律顾问处常常是在行政化的办公楼里。现在随着法律服务市场的日见成熟,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场所在写字楼里的居多了,写字楼不仅显得高档,而且确实是很好的商务环境,会议、餐饮、商务服务,全都有。

但也不是所有的律师事务所都在写字楼里,也有一些个性化的律师事务所选择四合院或者小洋楼,能满足绝对的个性化要求。也有很多规模很大的律师事务所选择了向行政化的办公楼回归,过去的法律顾问处只能在一个行政办公大楼里有几间房子,而现在的律师所,那可是用了整个一栋大楼,真正成为“律师楼”。律师制度刚刚开始的时候,律师们就喜欢在法院门口租用门面房当办公室,到现在,仍然还有不少律师选择在法院门口租房子办公,人们需要有大商场,也需要有便利店,律师的服务市场也是这样,选择在哪里当办公室,跟律师的客户类型关系很大。在新时代,也有不少律师选择到那些具有孵化功能的开放办公空间,租用一个台位,秘书和会议室是公共的。还有不少律师平时就是在家里办公,只有开会和开具相关手续的时候才到律师事务所去,在互联网时代,也许办公室的概念将逐渐消亡,在电脑屏幕上可以做一切。那时不仅律师的办公楼是律师楼,看来律师的家,也可以是律师楼。

52 一声铁笛心欲醉



龚自珍传

王振羽 著

团结出版社

旧地重游,触目神伤。龚自珍想起去年此时,夫妻一叶扁舟,随风飘荡,妻子轻颦浅笑,莺声燕语,何等甜蜜。二人临风立于船头,惹来多少人称羡,不啻神仙眷侣。苏小墓前,宝俶塔旁,花神祠里,何事不言,何情不诉。妻子深知自己功名未遂,心中不快,便温声细语,百般劝慰,把臂并肩,余香犹在。日月曾几何,斯人已逝,魂归渺冥。想着想着,自珍不禁悲从中来,沉声吟道:

湖云如梦,记前年此地,垂杨系马。一抹春山螺子黛,对我轻颦姚冶。苏小魂香,钱王气短,俊笔连朝写。乡邦如此,几人名姓传者?

平生沈俊如侬,前贤倘作,有臂和谁把?问取山灵浑不语,且自徘徊其下。幽草黏天,绿荫送客,冉冉将初夏。流光容易,暂时著意潇洒。

王昙听了,轻声对金氏说道:“是一首《湘月》。”金氏叹道:“兄弟至情至性,是吟给美贞的。”

自珍一曲吟罢,胸中的哀伤愁苦仿佛吐出了不少。金氏忙递过一杯茶来,笑着对自珍说:“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有贤弟这份情义,弟妹九泉有知,也会欣慰的。人死难以复生。贤弟也要多多保重自己,恐怕这也正是弟妹在冥冥之中所盼望的呢!”

自珍只是苦笑不语。他抽出腰中玉箫,独自望着远山斜阳吹奏起来。满腹幽怨,一腔相思,随着笛声倾泻出来,满湖飘荡,听得王昙夫妇唏嘘不止。箫声吸引了满湖游客,不知什么时候,一只游船在他们旁边停了下来。

箫声甫落,忽听那船上有女子说道:“怪道李太白说,‘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这箫声好凄凉啊!”又听一女子说道:“小翠不得胡说,听箫声似是悲亡伤逝、椎心泣血之音。外人岂能随意评论?我们走吧!”

随着渐渐远去的桨声,顺风传来阵阵轻吟:“一声铁笛心欲醉,独倚兰舟。白云悠悠,落尽芙蓉水国秋。试看残阳脂脂色,染红萍洲,不尽离愁,欲倩青天为我收。”

金氏细听,仿佛一首《丑奴儿令》,开口笑道:“‘莫愁前途无知己,天涯谁人不识君!’兄弟一曲玉箫却引出一支新词。这女子可谓兄弟知音。”王昙也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这姑娘诗思、才情也真了得。不知是何家闺秀?”金氏忙说:“能否托人打听一下,请来和贤弟一见?”自珍忙说:“亡妻尸骨未寒,小弟哪有这份闲情逸致?兄嫂不用费心了,请回吧。我要尽快赶回徽州,免得家中挂念。”

王昙夫妇把自珍送过断桥白堤,方才回去。告别了王昙夫妇,龚自珍立刻买舟北去。

7 考上警校生

警 卫

晓 重著

作家出版社

可是进了屋,房门一关,外面的人谁也弄不清这爷俩儿在屋里是怎么比画,只知道郭玉昕出来时,就像换了一个人,昂首挺胸进去,臊眉耷眼地出来,灰溜溜地回家了。自此之后,郭玉昕再也不逮谁跟谁比画,也不假装“搞科研”拆装东西,而是认真地按时上课,放学后除了家里和刘大爷那间破瓦寒窑之外,哪儿也不去。学校毕业考试成绩虽不很拔尖,但每门课目得分都挺平均,顺利地考上了中专。这个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的名字,叫“铁路公安警校”。据说,郭玉昕在面试的时候,一个不自觉的举动打动了考官,直接进入下一轮。

面试时,他和大家一样站在屋外等着叫号。当喊到郭玉昕名字时,他整整衣服推门进去,屋里并排坐着4位考官,就在他上前要坐下的时候,猛然发现放在架子上的黑板摇摇欲坠,而黑板下方坐着的正是最边上的考官。人在瞬间作出的反应,带有很多本能的因素,不管你是大声喊叫,还是挥手示警,抑或是躲避逃跑,再不就是漠然无视,这些举动都是刹那间的条件反射,但郭玉昕没有作出以上选项,而是猛地朝前冲去,刮风般地赶到架子前托住黑板,一脚把考官和椅子踹出去……“这下完了,肯定得让考官大骂一通,取消资格”,他心里这么想时,手里还托着黑板,直愣愣地看着考官。没想到,考官们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挥手让他回去等信儿。满脸惭愧满心纠结还带着点伤感的郭玉昕索性不等结果了,出了门直接打道回府,进了胡同没回家,磨磨唧唧地跑到刘大爷家汇报情况。当他把详情跟刘大爷说完,刘大爷沉吟了一会儿,拍拍他的肩膀说:“回去等信儿吧,他们不会把你小子落下的。”

刘大爷的判断很准确,郭玉昕的表现虽然让考官们出乎意料,但他的临机反应和过人的敏锐,却让考官刮目相看。郭玉昕的文化课考试成绩虽未名列前茅,可也不是垫底,笔试、面试成绩综合计算,郭玉昕被铁路公安警校录取,成了一名警校生。

在校期间,郭玉昕认真学习,放学放假仍旧扎在刘大爷家,听着老头儿天上一脚、地下一脚说些奇闻掌故,其中夹杂着警察办案的方式方法,还有很多教科书上没有的野路子。开始,郭玉昕不太在意,认为是老爷子将道听途说的事情灌输给自己,但时间长了,他开始敏感起来,有意识地想探寻老爷子的前世今生。渐渐地,郭玉昕在正规化教育和散养式授课的轮番灌输下,显示出超越同龄人几倍的敏锐和成熟度。人也慢慢变得孤傲起来,以至毕业后分配到平海铁路公安处刑警队,与高克己、颜伯虎等人,一起拜在老干探姚个奇门下后,还不时显露出对师兄弟的不屑与傲慢。